

董季崇著

146
修辭析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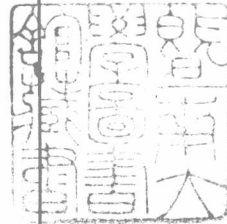
益智書局 印行

H15
861,3

522309

董季崇 著

修辭析論



研究生費

益智書局 印行



90097476

中華民國七十年十月初版
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一月三版

修辭析論

基本定價每冊肆元伍角

著者：董 季 棠

印行者：益 智 書 局

通訊：10610 台北郵箱七十七號
郵撥帳戶：000045011八號
電話：(02) 三五一一四一九五

經銷：大中國圖書公司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六號

分銷：各大書局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一九六號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自序

我讀書很雜，經、史、子、集，都涉獵了一些。不過小時讀經書，是父親督導的；後來念詩詞，才是自己志願的；再後來看古典小說，甚至外國翻譯文學名著，更是興之所至了。父親要我讀經，還須背誦，當時深以爲苦；但習慣成自然，等自己念詩詞時，就以能誦爲樂了。甚至讀史、讀子、看小說、翻譯等，也能默記一些其中的名言佳句。因爲沉浸典冊，涵泳詩書，不知不覺就走上學文的道路了。由吸收而至發表，自己也執筆寫作。因寫作的需要，又旁及詩話、詞評、文則、析義等書，對修辭技巧作進一步研究。且讀且記，也頗有收穫。

以後任教專上學校，擔任修辭課程，看了更多有關修辭的書，對修辭有更廣泛更深入的認識。盱衡衆書，校短量長，就立下自著一部研究修辭專著的意願。首先，我的構想，是這部專著，不但要有充實的內容，精美的辭例，讓歡喜鑽研修辭的人有探討的興趣；而且應該藉各種佳例，指出作者的用意，說明創作的原理，使有志寫作的人瞭解修辭的方法，提高作品的水準。爲達到這個目標，就要確定適當的範圍，搜集足夠的辭例，還要分析作法和評論優劣。因此，難事也就來了：先是怎樣擬訂格目，應該有哪些格目，不要哪些格目？選擇去取，煞費周章。其次是辭例的搜尋。以前所記誦的名文佳句，用來講課有餘，取作著書不足；而有些記得文句，卻忘了出處；更有些只剩浮光掠影，不省全

文。爲解決這個問題，書桌上排滿了書，真像癩祭魚；爬羅剔抉，又如沙裏淘金。再其次是有了解例，怎樣去分析它。多數辭例，固然意義明確，容易瞭解作者用意；但有少數辭例，意義隱晦，很難猜透作者匠心，而精微要妙之作，卻正在這些辭例中。爲了加上適當的分析，夜半不寐，踈蹣尋思，也是常有的事。又其次是，別人認爲平凡的辭例，筆者卻認爲不錯；別人認爲有名的辭例，筆者卻認爲不好。評優論劣，下筆實難。排比研判，斟酌推敵，常有旬日躊躇的情形。這樣念茲在茲，除教課外，所有時間精力，灌注在此，經兩年而完稿。再經修飾琢磨，成爲本書。

爲實現自己的構想，達到預期的目標，本書的要點是，分上、中、下三篇，每篇章數約略相等。上篇討論意境，中篇討論字句，下篇討論形式。希望在全書結構上，能修短有度，穠纖合宜。每篇章，先說明格目的意義，確定明白的界限；再列舉本格辭例而加以分析，辭例文白兼收，分析力求入扣；末後作一評論，主要是在闡優，偶然也有摘劣，但都務期中肯。大致是：說明格目的文字較少，分析評論的話語較多，旨在探賾發微，有新的發現。例如上篇第一章「譬喻」，對譬喻種類，只約舉數例；多數筆墨，討論如何以已知、具體、酷似、取近、求新等方法創造佳喻。中篇「析字」章，雖分九個細目，但只簡單撮述；而以兩倍有餘文字詳論其中借形、借音、牽附三目的優點，並附以「謬衍」的作法。因它們對修辭功用有輕重之分，故而詳略不同。下篇「回文」章，辭例中，回文句多於回文詩，而分析評論之言尤爲詳盡。因一般認爲回文詩奇險難能，十分可貴；而筆者從修辭看，以爲回文句才是正途，回文詩卻是小道，故有厚此薄彼之論。

文學裏，韻文佔重要角色；韻文裏，音節爲重要條件。本書立「音節」一章，討論音節在修辭上

的功用。用實例說明詩人們如何以聲、韻、調作爲修辭的手段，表現他心中的意念。辭例雖多舊詩，但溫故可以知新，對新詩的創作當有幫助。

有少數修辭書有「拈連」格，舉少數例子說明一辭兩用，關連上下的技巧，義狹例少。本書立「拈連」一章，把它展延爲統一與調和，不僅能用於句，也能用於段與篇；不僅擴大了它的領域，也加深了它的程度。這是一種新的探討，對寫作諒有些微貢獻。

最後「省略」章，由評省略的得失，附論文章的繁簡。文章有繁所當繁，簡所當簡；也有繁所不當繁，簡所不當簡。如何權衡增損，適得其中，也是作家們可以參考的。

修辭佳例，除少數是社會上原已存在的「天籟」，妙手偶得之外，大多數是作家們苦心孤詣，自我創造的。但自我創造也必須爲讀者所接受，所謂雕琢也要近於自然。如果一味逞奇鬥巧，讀者不能領會，甚至不合語言軌轍，那就失去修辭的意義了。本書偶有批評名作中不當的字句，以筆者看來，都因雕鏤太過，違反自然的緣故。

寫完本書，略敘筆者對修辭的看法，以作本書的簡介。學疏識淺，缺誤必多，敬祈 方家指教是幸。

修辭析論目錄

自序

前言

上篇

意境的寫實與理想

第一章

譬喻

第二章

映襯

第三章

摹狀

第四章

示現

第五章

呼告

第六章

設問

第七章

夸飾

第八章

比擬

第九章

音節

第十章 聯語	一五三
--------	-----

中篇 字句的取樸與求新	一六五
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十一章 飛白	一六五
---------	-----

第十二章 引用	一八一
---------	-----

第十三章 襲改	一九三
---------	-----

第十四章 借代	二〇九
---------	-----

第十五章 轉品	二二九
---------	-----

第十六章 析字	二四三
---------	-----

第十七章 雙關	二五九
---------	-----

第十八章 拈連	二七三
---------	-----

第十九章 曲繞	二八五
---------	-----

第二十章 諱飾	二九九
---------	-----

第二十一章 倒反	三〇九
----------	-----

下篇 形式的整齊與變化	三一九
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二十二章 對偶	三一九
----------	-----

第廿三章	排比	三三三
第廿四章	複疊	三四五
第廿五章	層遞	三六三
第廿六章	回文	三七三
第廿七章	頂真	三八五
第廿八章	錯綜	三九九
第廿九章	倒裝	四一五
第三十章	省略	四二七
本書參考書目		四三九

前言

「修辭」這個名詞，最早見於周易乾文言：

「九三曰：『君子終日乾乾，夕惕若厲，无咎。』何謂也？子曰：『君子進德脩業。忠信，所以進德也；脩辭立其誠，所以居業也。』」

不過這段話裏所說的「脩辭」，並不完全等於現在所說的「修辭」，看孔穎達的正義就可知道。他說：

「此釋九三爻辭也。子曰『進德脩業』者，德謂德行，業謂功業。九三所以『終日乾乾』者，欲進益道德，脩營功業，故終日乾乾匪懈也。……『忠信，所以進德』者，復解進德之事，推忠於人，以信待物，人則親而尊之，其德日進，是進德也。『脩辭立其誠，所以居業』者，辭謂文教，誠爲誠實也。外則脩理文教，內則立其誠實，則有功業可居，故云居業也。……」

孔子說的話，本來就是解釋九三爻辭「君子終日乾乾，夕惕若厲」是什麼意思，孔穎達也從這方面作疏。所以說「脩辭立其誠」是外脩文教，內立誠實，方能成爲有功業可居的君子。「外脩文教」和現在所說的修辭，包涵的意義是不同的。如果說「脩辭立其誠」這句話只是修飾文辭要誠實的意思，這跟「居業」沒多大關係，而且修飾文辭是無法完全誠實的。就以「夸飾」修辭法來說，就很不「

誠實」。而這些材料在書經、詩經裏都不少，孔子一定看過，也沒說它不合。但是，周易所說的「脩辭」，是現在所說的「修辭」的來源，那是不錯的。因為一個名詞的原始涵義，和後來的涵義，往往不同。但我們不能否定它是從那裏發源的。

修辭不可能完全誠實，但發爲修辭的根基——情，卻必須完全誠實。也就是須有真誠懇摯的情感，加上華美動聽的辭藻，才是內容、形式兩者兼具的好作品。所以，禮記表記，孔子說的一句話：

「情欲信，辭欲巧。」

卻真正可作爲寫作的圭臬了。「辭欲巧」，不是修辭要誠實，也不全是「外脩文教」，但卻是修辭的真意義。所以研究修辭的人，替修辭下的定義，雖各有不同的說法，但歸納起來，不外是：

修辭是研究如何適切地、巧妙地表出作者的情意，使讀者發生共鳴的一種學問。

再從「修」「辭」兩字的意義來說修辭的目的。周易作「脩」，說文把它列在肉部。許慎說：「脩，脯也。从肉，攸聲。」段玉裁注：「經傳多假『脩』爲『修治』字。」這是先有字兼代後有字的意思。脩字在先，修字在後，所以脩字本是肉脯，又兼代修治。論語有「束脩」，又有「德之不脩」，也是兼代。周易的「脩辭」就是「修辭」，是毫無疑問的。說文「脩」、「修」兩收。「修」字下，許慎說：「飾也。从彡，攸聲。」段玉裁注：「修飾也者，合本義引伸義而兼舉之。不去其塵垢，不可謂之修；不加以縹采，不可謂之修。修之从彡者，洒刷之也，藻繪之也。修者，治也，引伸爲凡治之稱。」說文「彡」字下，段注說它是多毛的刷子或筆，所以可以用來「洒刷」，用來「藻繪」。關於「辭」字，說文解爲：「說也。从讠，辛。讠，猶理辜也。」辜字，說文解作臯。而臯就是後來

的罪字。所以埋罪是處理訴訟的意思。也就是禮記大學「無情者不得盡其辭」的「辭」。是訴訟者的言辭。辭有言和文兩方面。心裏的情意，用口說出來是言辭，用手寫出來是文辭，所以辭字包括言辭和文辭。周易繫辭：「將叛者其辭慚，中心疑者其辭枝，吉人之辭寡，躁人之辭多，誣善之人其辭游，失其守者其辭曲。」論語泰伯篇：「出辭氣，斯遠鄙倍矣。」孟子公孫丑篇：「宰我、子貢善爲說辭。」無論好的壞的，這些都是用口說出來的「辭」。孟子萬章篇：「故說詩者，不以文害辭，不以辭害志，以意逆志，是爲得之。如以辭而已矣，雲漢之詩曰：『周餘黎民，靡有孑遺。』信斯言也，是周無遺民也。」荀子正名篇：「辭合於說。」楊倞注：「言經爲說，成文爲辭。」史記孔子世家：「孔子在位聽訟，文辭有可與人共者，弗獨有也。至於爲春秋，筆則筆，削則削，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。」這些都是用手寫出來的「辭」。那麼「修辭」應該解釋爲：從消極方面說，是洗汰言辭或文辭裏一些不必要的渣滓，好像用刷子洒刷塵垢；從積極方面說，是創作言辭或文辭裏一些必需的精髓，好像用畫筆藻繪綉采。但言之無文，行之不遠。言辭變成文辭，才能廣泛地永久地流傳。而消極的洗汰，只求無病；積極的創作，才能光耀奪目。因此，修辭的主要目的，是使文辭美適精巧，讀者爲之神往。

※

※

※

※

雖然周易上的「脩辭」，並不完全等於現在所說的「修辭」，那時也沒人專門研究修辭，但實質上的修辭卻早已存在了。論語憲問篇說：「子曰：『爲命，裨諶草創之，世叔討論之，行人子羽脩飾之，東里子產潤色之。』」「爲命」，就是寫作辭令。朱熹集注：「裨諶以下四人，皆鄭大夫。……」

鄒國之爲辭命，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，詳審精密，各盡所長。是以應對諸侯，鮮有敗事。」應對諸侯，是外交辭令。這種辭令，可能是說話的底稿，或逕作書面的報告。朱注解「草創」爲「造爲草藁也」，解「討論」爲「尋究、講議也」，解「脩飾」爲「增損之」，解「潤色」爲「加以文采也」；製作的過程極爲審慎。尤其是後面兩個步驟，完全是指修辭方面所下的工夫。

戰國策秦策，蘇秦以連橫說秦，他勸秦惠王用兵併吞天下，從神農伐補遂，說到齊桓霸天下，又說到武功不盛，文治難成。囉囉嗦嗦，說了四百八十多字。結果是「書十上而說不行」，自擔行囊回家。再發憤讀書，找到了太公陰符，「伏而誦之，簡練以爲揣摩。」這樣過了一年，到趙國勸說趙王，在華屋下「抵掌而談」，趙王大悅，封爲武安君。「簡練揣摩」，就是在修辭上下了苦工。林西仲古文析義，評論前段說秦的長文說：「他段妙在佳，此段妙在不佳，千古傳神之筆。」以戰國策的寫作技巧說，它傳了蘇秦說話嘮叨的神，確是妙文；但在蘇秦，卻被自以爲佳的不佳文害得滾金盡，狼狽而歸。林西仲又評「簡練揣摩」說：「簡之使精，練之使熟。以我所學之精熟者，揣摩時務之切而用之，世主之情而中之，此遊說妙訣也。」蘇秦爲求富貴而遊說，他的用心是可鄙的；但他在遊說的內容和技巧上，下了極大的工夫，卻是可佩的。簡是汰劣留優，去蕪存精，在消極修辭方面做到盡善；練是運用各種技巧，作表情達意的訓練，在積極修辭方面做到盡美。因此一言而使趙王大悅，他的說辭一定非常精彩。只可惜原文只留下「抵掌而談」四字，引人遐思而已。

文心雕龍附會篇說：

「改革難於造篇，易字艱於代句，此已然之驗也。昔張湯擬奏而再卻，虞松草表而屢譴，並事

理之不明，而詞旨之失調也。及倪寬更草，鍾會易字，而漢武歎奇，晉景稱善者，乃理得而事明，心敏而辭當也。」

倪寬替張湯草奏，是整篇重寫，包括事理的申述，使漢武帝大爲贊美（見漢書兒寬傳），這不全是修辭的斟酌；鍾會替虞松改表，只換了五個字，使晉景王（司馬師）十分高興（見三國志鍾會傳注引世語），一定是修辭的鍛鍊，只是後世已不知道換的是什麼字了。

文心雕龍這部書，主要是討論文學創作和批評，但也有一部分是說明修辭方法的。如聲律、麗辭、比興、夸飾、事類、練字等篇。只是劉勰並沒舉出「修辭」這一面旗幟，後來許多作家們寫下許多不朽的作品，也沒說自己是用哪一種修辭法寫詩文。但是像盧延遜所說的「吟安一個字，撚斷數莖鬚」，豈不就是練字篇所說的「富於萬篇，窘於一字」嗎？鍛字鍊句修文辭，卻是自古迄今，早已存在了。

※

※

※

※

同樣一句話，不加修飾，平淡無趣；修飾之後，就新奇有味，能激起別人的反應。政治家藉此說服群眾，外交家藉此戰勝對方，哲學家藉此說明理論，文學家藉此影響讀者，古今中外，實在太多了。即使朋友聊天，情人說愛，老人講古，也莫不藉着修辭的功能，提高他們的情趣。修辭的重要，是無可懷疑的。

商湯舉兵伐桀，怕民衆不服從，他宣布的理由是：

「曰：『時日曷喪，予及汝偕亡！』夏德若茲，今朕必往。爾尚輔予一人，致天之罰。」（書

經商書湯誓

商湯引用夏民所說的「時日曷喪，予及汝偕亡」，是修辭引用格的訴諸大眾。表示伐桀是應天順人，弔民伐罪。名正言順，就有號召的力量。而夏民所說的這句話，是譬喻兼擬人呼告，充分表現他們的憤恨，很有引用的價值。等到商朝末年，武王伐紂的時候，又有一套說辭：

「商王受（紂名）弗敬上天，降災下民。沉湎冒色，敢行暴虐；罪人以族，官人以世；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，以殘害於爾萬姓；焚炙忠良，剝剔孕婦。皇天震怒，命我文考，肅將天威，大勳未集。……」（書經周書泰誓）

這段話使用修辭排比格和複疊格的形式，把紂王的罪惡堆疊起來，給人一種萬惡不赦，非伐不可的感覺，就有出兵的理由。這段話大概也是使紂王成爲「天下之惡皆歸焉」的箭垛式的惡人的原因之一。如果泰誓篇確定是漢晉人偽造的古文尚書的材料，那麼這段話也是同樣理由的結果之一。總之，它是堆疊式的以多取勝的修辭法。

秦王政要併吞安陵，卻派使者跟安陵君說，用五百里的土地交換五十里的安陵。安陵君不肯，派唐且到秦國：

「秦王怫然怒謂唐且曰：『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？』唐且對曰：『臣未嘗聞也。』秦王曰：『天子之怒，伏屍百萬，流血千里。』唐且對曰：『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？』秦王曰：『布衣之怒，亦免冠徒跣，以頭搶地爾！』唐且曰：『此庸夫之怒也，非士之怒也。夫專諸之刺王僚也，彗星襲月；聶政之刺韓傀也，白虹貫日；要離之刺慶忌也，蒼鷹擊於殿上。此三子者，皆布

衣之士也。懷怒未發，休祿降於天，與臣而將四矣。若士必怒，伏屍二人，流血五步，天下綽素。今日是也！」挺劍而起，秦王色撓，長跪而謝曰：「先生坐，何至於此！寡人諗矣。夫韓、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，徒以有先生也。」（戰國策魏策）

唐且這一段話，先用排比的句式，說出專諸、聶政、要離的故事，聲勢盛大；加上自己成四個，又有對比的作用。「伏屍二人，流血五步」，而竟使「天下綽素」，這是映襯裏的反襯；和前面秦王說的「伏屍百萬，流血千里」，又是映襯裏的對襯。針鋒相對，凌厲逼人。雖然「秦王色撓」，還有賴唐且的「挺劍而起」，但這幾句埋直氣壯的外交辭令，也夠令人心悸的。正像魯仲連痛罵辛垣衍之後，使「秦將聞之，爲卻軍五十里」。在外交上作冷戰時，必須講究修辭的技巧。

莊子是一位睿智的哲學家，也是一位偉大的文學家。他有許多奇妙的修辭法，用來說明他的哲理。他爲了說明人當逍遙物外，任天然之理，無爲自得，就說：

「鯤之大，不知其幾千里也。化而爲鳥，其名爲鵬。鵬之背，不知其幾千里也。怒而飛，其翼若垂天之雲。……鵬之徙於南冥也，水擊三千里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。」（逍遙遊篇）

這是一種極其鋪張的夸飾寫法，以表示宇宙廣無涯涘，任君漫遊。他爲了說明生死變化之理，在生適於生，在死適於死，則無所謂生死。就說了莊周夢胡蝶的故事：

「昔者莊周夢爲胡蝶，栩栩然胡蝶也。自喻適志與，不知周也。俄然覺，則遽遽然周也。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？胡蝶之夢爲周與？……」（齊物論篇）

這是一種十分生動的摹狀寫法，以象徵生死兩境界都很可愛。他爲了說明智不如朴，人爲不如自然的道理，就說：

「泉涸，魚相與處於陸。相呴以濕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於江湖。」（大宗師篇）

這是一種非常有趣的譬喻法，也帶有映襯的作用。讀者可領會人爲與自然的截然不同。其他還有許多異想天開、多采多姿的寓言，使讀者眼花撩亂，神往心凝。他用的是諷喻法。

孟子生當戰國亂世，諸侯重力重利，以攻伐爲能。而孟子說性善，倡王道，周旋於時君群小之間，可想見其憂憂乎難矣。但孟子長於修辭，善於設譬。以牛山之木、麋麥之播，說明生性本善，人人相同；以戕賊杞柳以爲桮棬，搏水可使過額，說明矯揉造作都不是人類的本性。使衆人信服，告子莫辯。以五十步笑百步說明魏君的好戰殘民，與鄰國同；以挾泰山超北海，爲長者折枝，說明齊王不王天下，是不爲，非不能。以大旱望雲霓說明人民盼望仁君；以緣木求魚說明不能以征戰取天下。化抽象爲具體，取近事以作譬，滔滔不絕，侃侃而談。梁惠王、齊宣王雖限於形勢，不會實行他的理論，但也說了「寡人願安承教」、「我雖不敏，請嘗試之」的話，究竟被說動了幾分。趙岐說孟子「長於譬喻，辭不迫切，而意已獨至」。他實在是一位有創見的哲學家，有才華的文學家；他雖否認好辯，其實也是一位雄辯家。

新五代史馮道傳記着：

「耶律德光嘗問道曰：『天下百姓如何救得？』道爲俳語以對曰：『此時佛出救不得，惟皇帝救得。』人皆以爲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，賴道一言之善也。」